

二 巴黎桌瞰图

这时如果有人长着蝙蝠或枭鸟的翅膀在巴黎上空飞翔，他便会看到呈现在他眼底的是——一片凄凉景象。

他会看到圣德尼街和马尔丹街经过的、穿插着无数起义的人们赖以建造街垒和防地的小街小巷，这整个城中之城似的菜市场老区，圣德尼街和圣马尔丹街贯穿全区，看起来就好像是挖在巴黎中心的一个其大无比的黑窟窿。在这一带地方是望不到底的。由于路灯已全被破坏，窗子也都闭上，这儿已没有任何光、任何生命、任何人声、任何活动。暴动的无形警察在四处巡逻，这时的秩序便是黑夜。把一小部分淹没在广大的黑暗中，用这黑暗所创造的条件来加强每个战士的战斗力，这是起义必要的战略。在那天天黑时，凡是有烛光的窗子都挨了一枪。光熄了，有时住户也死了。因此动静全无。那些人家只有惶恐、哀伤、困惑，街上也只是一片压倒一切的阴森气象。甚至连一排排一层层的窗户、犬牙交错的烟囱和屋顶、泥泞路面的微弱反光也都看不见。从上往下向这一大堆黑影望去的眼睛，也许能看见这儿那儿，在一些相距不远的地方，有由朦胧的火光映照的一些特别的曲折线条，一些形状怪异的建筑物的侧影，一些象来往于废墟中微光似的东西，这便是那些街垒的所在地了。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全是迷雾沉沉，死气弥漫，象一潭黑水。突出在这些上面的有些屹立不动的阴森黑影，那便是圣雅克塔和圣美里教堂和两三座人要赋以高大形象而黑夜要使之成为鬼物的建筑。

在这荒凉并令人不安的迷宫周围，在巴黎的交通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地区，在多少还有几盏路灯亮着的地方，这位飞行观察者也许能见到一些军刀和枪刺的金属闪光，炮车的无声滚动，蚁群似的联队在悄悄地、一分钟一分钟地逐步增大，慢慢推向暴动地区的周围，渐渐缩小它的包围圈，终于完成了一道骇人的铁箍。

那被封锁的地区已只是一种怪模怪样的野人窟，那里好象一切都在睡眠中，毫无动静，并且，正如我们刚才见过的，每条平日人人都能到达的街，现在只是一道道黑影。

险恶的黑影，布满了陷阱，处处都可以遇到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那些地方进去已足使人寒心，停留更使人心惊胆战，进去的人在等待着的人面前战栗，等待的人也在进去的人面前发抖。每条街的转角处都埋伏了一些无形的战士，深邃莫测的黑影中隐藏着墓中人布置的套索。完了。从这以后，在那些地方，除了枪口的火光以外没有其他的光可以希望，除了死亡的突然来临以外，不会有其他的遭遇。死亡来自何处？怎样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那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在这不容忽视的阵地上，政府和起义的人们，国民自卫军和群众组织，资产阶级和暴动群，都将面对面地摸索前进。双方都非这样做不可。要么死在这地方，要么成为这地方的胜利者，非死即胜，不可能有其他出路。局势是这样僵，黑暗是这样深，以致最胆怯的人也都觉得自己在这里下定决心，最胆壮的人也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害了怕。

此外，双方都同样狂暴，同样刚愎，同样坚强。对一方来说，前进，便是死，但谁也没有想到要后退；对另一方来说，留下，便是死，但谁也没有想到要逃走。

无论起义转为革命也好，一败涂地也好，胜利属于这边也好，属于那边也好，这一切都必须在明天结束。政府和各个党派都懂得这一点，最小的资产阶级也有此同感。因此，在这即将决定一切的地区的无法穿透的黑暗中，搀和着一种惶惶不安的思想；因此，在这即将出现一场灾难的沉寂中，存在着一种有增无己的焦急情绪。在那里，人们只听到一种仅有的声音——一种和临终时的喘息一样使人听了为之心碎，和凶恶的诟骂一样使人听了为之心悸的声音——圣美里的警钟声。那口钟在黑暗中狂敲猛击，传送着绝望的哀号，再没有比这更凄凉的了。

常有这样的情形：天好象要对人将做的事表示赞同。天人之间的这种不幸的和洽是牢不可破的。当时天上全不见星光，惨淡的愁云，层层叠叠，堆在地平线上。黑色的天宇笼罩着这些死气沉沉的街巷，有如一幅巨大的裹尸布覆盖在这巨大的坟墓上。

当一场仍限于政治范畴的斗争在这经受过多次革命风暴的同一场地上酝酿进行时，当高谈主义的年轻一代、各种秘密会社、各种学府院校和热中利润的资产阶级彼此对面走来，准备互相冲击、扼杀、镇压时，当每个人都在为这个被繁华幸福的巴黎的珠光宝气所淹没了的

老巴黎，在它的深不可测的密楼暗室里，在这被厄运所困的地区以外和更远的地方奔走呼号，促使危机的最后决定时刻早日到来时，人们听到人民的郁愤声在暗中切齿怒骂。

那种骇人而神圣的声音，同时具有猛兽的吼声和上帝的语言，能使弱者听了发抖，也能发哲人的深思，它既象下界的狮吼，又象上界的雷鸣。

youth整理校对



[返回上页](#)